

乔叶 著

新锐女作家长篇小说丛书

结婚互助组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乔叶 著

结婚互助组

新锐女作家长篇小说丛书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 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结婚互助组 / 乔叶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07.10

(新锐女作家长篇小说丛书)

ISBN 978-7-5399-2595-0

I. 结... II. 乔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078804号

书 名 结婚互助组

著 者 乔 叶

责任编辑 杨 倩

责任校对 易 青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

印 刷 江苏省高淳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 652×960 毫米 1/16

字 数 170 千

印 张 11.5

版 次 2007年10月第1版, 2007年10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2595-0

定 价 18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第一章

1

四米宽,三米长,这个房间面积十二平米。两张单人床,每张一米宽,两米长,占去四平米。一张梳妆台跨连着两张单人床的床头,占去约一平米。床尾是两个对放的衣柜,共占去大约三平米。梳妆台相对的另一位置是一张写字台,再占去约一平米。写字台上面放着一台二十一寸的长虹彩电。对着门的墙角是一个树型的咖啡色衣帽架。两床之间还有一些空地,再放上一把椅子,整个房间就满满当当,再也找不到一片超过半平米的完整空间。

电视开着。宁子冬和宁子夏躺在各自的床上,敷着面膜,瞄着屏幕。现在已经将近子时,本省的都市频道正在播放“心夜相约”。这是一档情爱咨询节目,主持人当着无数观众接听热线,出谋划策,解惑答疑。主持人有两个,一男一女,轮番值夜。男主持人叫百智,值夜一三五,女主持人叫千慧,值夜二四六。星期天空档。百智话锋凌厉,语势

凶猛,经常痛骂咨询者,肆无忌惮。千慧则清音婉转,循循善诱,如一泓暖暖温泉,滋润可人。两人一刚一柔,一软一硬,再加上打热线的人呈上各色奇特隐私让人应接不暇,很快就揽尽了大众口味,成了都市频道的王牌节目。虽然节目时段不算最好,广告价位却是全台第一。

今天周一,是百智时间。刚刚打进来热线的是个女孩子,她说她正在读大学。

百智老师你好。

你好,有问题请说。

我是你的忠实观众,非常喜欢你的主持风格。经常收看你的节目,我的同学也都……

谢谢。百智打断她:有什么问题请说。

你辛苦了。

我当然辛苦。你这么啰嗦我能不辛苦吗?百智开始不耐烦,眉头拧成一个“川”字,这是他一贯的表情:快说吧。

唔,是这样,我谈了一个男朋友,我们恋爱两个月了,他说他喜欢上了别人,就和我分手了。最近,他又来找我,说他喜欢的其实还是我,我很犹豫……

你多大?

十九岁。

大一?

是的。

这一瞬间,百智的表情很平静。子冬看着他的脸,知道这是暴风雨前的停顿。他已经年过半百。一张五十多岁的男人的容颜,有些憔悴,有些沧桑,然而在骂人的时候却常常会激动得神采奕奕。子冬和子夏都喜欢他这一刻。

果然。百智神色突变,开始滔滔不绝:十九岁?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?不好好学习,谈什么恋爱?你谈什么恋爱?呃?你知道毛泽东十

九岁在干什么吗？居然还好意思跟我说你在谈恋爱？！当然了，豆蔻年华，你有这份心情去谈恋爱那就谈吧。可你不看看你谈的是个什么人！他不爱你。我告诉你，他不爱你！要是他爱你当初就不会去找别的女孩子！现在他回来了，说心里还有你，你就相信了？你有脑子吗？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？他放个屁都是香的？你还犹豫，有什么好犹豫的？别告诉我说你放不下他，不过谈了两个月，没什么放不下的！要是谈两个月就放不下，那将来你如果和一个男人结婚过日子迫不得已要离婚的话，还不得跳河啊？你有出息吗？你告诉我你有出息吗？你能不能有点儿出息啊？你听听你说话的声音，腻腻歪歪，有气无力，你这个孩子，你气死我了！

越骂越甚的百智挥舞着双臂掐断了女孩子的热线。明明是他在教训人，他却还这么生气。子冬和子夏一起笑起来——不过，百智生气似乎也不是没道理。教训人的人在教训的时候也是生气的。如同打人的人自己的手掌也疼。

我真是爱死这个百智了。他说话怎么那么解气啊？子夏道：对那些糊涂虫就该这么敲打敲打。

不是糊涂虫的话不用敲打，要真是个糊涂虫，敲打又有什么用？子冬道：再说感情这种事，还是得像千慧那样细细去梳理，才更尊重当事人的感觉。

有什么好梳理的？快刀斩乱麻就是了。看清楚问题所在，一刀下去，咔嚓！子夏做了个手势：钢刀利水！

子冬沉默。电视上，百智又接通了一个热线。这次是个男人。

百智老师，我结婚两年了，有个问题很苦恼。

什么？

我总觉得自己下面不够硬。

子夏扑哧笑出来，道：这又是个没事儿找抽型的。

屏幕上的百智也绽放出嘲讽的微笑。

不是很硬？是不是也硬啊？

硬是硬，我只是觉得硬度不够。

进不去？

能进去，就是硬得不直，我总觉得有毛病……

能进去就行，能工作就行！百智终于发火了，声音越来越高，像是在吼：不够硬？你不觉得自己无聊吗？你想要多硬？比钢筋硬？比水泥硬？比铁棒硬？还说硬得不直。嗤！一个肉制品，你想要它多直？比水杉直？比竹竿直？比直尺直？我只能说：你很可笑，也很荒唐。如果你认为自己的工具硬度确实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，请去男性医院检查。我想他们会很欢迎你去奉献人民币。再见！

子夏边听边忍不住哈哈大笑。子冬示意了一下，子夏敛了声。用被子捂住嘴巴，闷乐。隔壁是哥哥子春夫妇。嫂子已经怀孕两个多月了，很注意生活规律。前两天还提她们意见，说电视声音高了，影响了她的睡眠质量。

接下来打进电话的是一个女人。哭诉说她和前夫离婚后，又找了现任丈夫，生活得不错。可最近前夫又来找她，想和她复婚。她没答应复婚，却又和他发生了一次关系。觉得对不起现在的丈夫，很苦恼。

你现任丈夫不知道这事儿吧？

不知道。

那你还苦恼什么？你还打算和前夫做吗？不打算做就不要再苦恼了。打算再做么，那也不要苦恼。反正又不是以前没做过，再做做又有什么关系？

那……不太好吧？是不是太乱了？

哼哼。百智冷笑：你还知道不好？知道不好还去做？你这个女人，让我说你什么好啊？我怎么能不骂你呢？噢，你前夫和你离了婚，一求你你就心软。你有主意吗？当初要是没问题你们能离婚吗？没问题离什么婚啊？现在他后悔了，来找你了，你就去陪他玩。这是什么事儿？！

你就那么不值啊？你就那么贱啊？都栽过一次跟头了，还要栽几次才能栽明白啊？你以为你还能栽几个？不知道珍惜的话，人生很快就糊里糊涂栽到头儿了！

我知道我错了。那我要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丈夫啊？你说过，夫妻之间要以诚相待的……

是，我说过。我还说过要讲文明懂礼貌把存款捐给希望工程呢，还说过不要买盗版书不要看黄片不要乱丢废纸呢，百智齙着牙：如果你觉得我说过的所有话都可以当成圣旨的话，那你就去向你的丈夫忏悔吧，笨蛋！

然后又是一个男人的热线。

百智老师，我离过一次婚，现在找到了一个很不错的女朋友，想要再婚。

那就结呀。

可是有个问题。我第一次婚姻时，因为我没有生育能力，就和前妻抱养了个女孩，现在已经六岁了。我女朋友不能接受这个女孩。我的亲戚朋友也都建议我把这个女孩送人，说反正不是亲生的。

子冬凝神，看见百智的脸都有些变形了。

你呢？你怎么想？

我么，当然也舍不得她。毕竟都有感情了……

那就和你女朋友断了，要孩子！当然得要孩子！天下的女人多着呢，不是她一个！找个能接受孩子的女人结婚！你还说她不错？她连你的孩子都不能接受，还有什么不错的？我看她是自私透顶，根本不能要！也别听你亲戚朋友的话，这是你的事！不是亲生的？什么亲生不亲生？反正你也没有生育能力，抱养的孩子就是亲生！

可我最近确实很艰难，下岗了，生活没有着落……

生活没有着落还在谈恋爱？你骗谁啊？不要找借口！你能养自己，能让自己有口饭吃吧？那我就不信你不能养活一个六岁的孩子！

你好意思说这话吗？好意思吗？啊？我都为你害臊！想想吧，想想吧，一个六岁的孩子，一个叫了你六年爸爸的孩子，为了一个不怎么样的女人，你居然想要把她送人，你还是人吗？啊？你还是人吗？

屏幕上的百智双目圆睁。子冬和子夏一起看着这个激动的男人。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他骂得排山倒海，酣畅淋漓。看着是不容分辩，却往往能很直接地抓住本质问题重拳出击。旁听的人痛快，估计当事人一定汗流浹背。

最后打进热线的是个女人。是个忠实观众。说没有什么可咨询的，就是心疼百智，理解百智。骂那些咨询的人水平太次，才会让百智生气。“我们支持你，百智。对那些弱智的人，你跟他们讲不清还得讲，像个精神收容所所长。你真不容易。我要呼吁所有的观众都好好爱你。你多保重。我们需要你。”

挂断电话的百智嘴角上翘，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：“我很感动。我知道骂我的人很多，但是我也知道，喜欢我的人更多。因为我敢讲真话。这个世界上，敢讲真话的人不多，爱听真话的人却很多。因此，我很安慰。再见。”

子夏按了一下遥控器。房间里静下来。有人轻轻地敲门。然后传来父亲的声音：“还不睡啊？”

“这就睡。”子冬和子夏一起答。

揭下面膜，两人安睡。一时却也难以入睡。子夏轻轻道：“还是在外边住清静。不知道子秋在一人世界忙什么呢。”

“还能忙什么，不过也还是睡觉。”子冬道。

2

一晃过三冬，三晃一世。半年前，年届花甲的老宁同志终于光荣退了休。对于自己的退休生活，老宁早有打算。都说退休的人是闷在

一个大水泥盒里，等着进一个小骨灰盒，他可不想这样就把自己打发了。他和老伴的退休金都不少，身体也都健康硬朗。辛苦了一辈子，他们得好好地享享清福。退休前一个月，老宁天天都很晚回家，好像有很多饭局的样子，只有他知道自己在忙活什么：在网上详细查阅了全国各地风景名胜区的资料，打印下载下来，装订成册——这就是他的退休生活指南。他准备带着老伴儿去大肆旅游。老伴儿比他早退休几年，退休后的主要娱乐就是跟着社区里的老太太们扭秧歌，打腰鼓，练太极，逢年过节或者哪个商场开业时抹眉画眼地去舞一遭助助兴，他打心眼儿里瞧不上。他也不想像别的老头一样在街心公园瞧人下棋，溜着墙根儿晒太阳，甚至刷着免费的老年公交卡一趟趟地顶着司机的白眼看街景。老宁一共姊妹五个，四男一女。他是老三，大哥在乡下，二哥在西安，老四在蓬莱，老五在桂林。他据此制定的第一年度旅游计划很细密：春天去西安看兵马俑，夏天去蓬莱海边消暑气，秋天去桂林看山水甲天下，冬天这边暖气好，就哪儿也不去，儿女们承欢膝下，欢欢喜喜团团圆圆地过大年。你说这该有多美？百分之百高纯度的夕阳红呢。

然而，老宁的安排如此妥当，却无法落实下来。这段时间家里却颇不宁静。他的心情也如大太阳底下五黄六月的熟麦子，越来越焦躁。简单说来，有一喜，一气，一忧。儿女是父母一辈子的债，他和老伴儿的喜气忧自然也来自儿女。不过夫妇俩的表现症状不同。老伴一遇事就犯高血压，他是一遇事就犯心脏病。有时候是老伴的高血压引起了他的心脏病，有时候是他的心脏病引起了老伴的高血压。总之是夫唱妇随，连锁反应，有着亲密的因果关系。

老宁有四个孩子，在同茬人里，这个数目不算少。大女儿秋出生于一九七〇，儿子春出生于一九七三，但老宁对家里只有一个男孩子显然觉得保险系数不够，那时已经开始提倡计划生育，口号是“一个不少，两个正好”。这话老宁倒是赞成的，不过得补充一下：女孩一个不少，男孩两个正好。好在势头还不是太紧，老宁就决定让老婆再继续

生，二女儿冬生于一九七五。这让老宁很不满意，于是继续在老婆肚子上勤恳工作，结果一九七八年又生了小女儿子夏。子夏在子宫里发育过分，胎盘与子宫壁也黏结在了一起，引起了大出血，老宁细心给老婆调养了半年，才让她的身体勉强恢复了基本的底气，凑合着上了班。这让老宁彻底断了再生个儿子的念想。

四个孩子脚挨脚长大成人，上学，工作，倒也都没出什么大的岔子。到了婚恋这一关，儿子还算顺当，三个女儿却一个比一个不争气。大女儿子秋就不说了，好不容易结了婚，过了三年就又离了，重新压到他宁家的仓库里。这让老伴第一次犯了高血压，他第一次犯了心脏病。家里没地方住，女婿谢英苦苦求着，子秋就住到了谢家空着的老院子里——谢家二老常年在珠海女儿家住着。听说子秋一直坚持付房租给谢英，以此抵触谢英试图复婚的努力，现在已经单身了两年，还压根没有和谢英复婚或者和别人结婚的迹象。她在交通局是人事处处长，小小一官，沉默寡言，脾气古怪，一家人都不敢招惹，也只好由她。最近气他的是小女儿子夏，一年前哭着喊着要跟子秋一样去独立，老宁只好放她去自由，于是她欢天喜地地在外面租了房子单住，租的房子恰好和过去的一个老同事在一个小区，后窗正对着老同事的阳台。老宁终究是不放心，就拜托老同事替他盯着点儿。前些天老同事神态忧戚地向他汇报：子夏一个月内留宿了三个不同的男友。“很乱哪。”老同事说。顿了顿，又加了一句：“还经常不拉窗帘。”老宁顿觉自己晚年失贞，面红耳赤，恨不得立时钻到地下。当即就把子夏逼回家中，打骂了一通，——老两口因此第二次双双犯病。老宁发誓要对子夏严加管教，现在的子夏除了每周一次去单位值夜，其他时候都必须严格遵守朝九晚五上下班。喜的是儿子这边。子春两年前结的婚，儿媳妇漂亮能干，最近怀了孕，他马上就能晋级为爷爷——可让他忧的也在这儿。爷爷奶奶不能白当，得操一份儿爷爷奶奶的心。要想去清清爽爽地度夕阳红就得请人来替他们操这份儿心。什么人？当然是保姆。现在的保姆很娇贵，

常常首要条件就是住单间。话说回来，就是不怎么挑剔，他也得给人家一张合适的床位。床位从哪里来？只能从现有的房子格局中想办法：三室两厅，一百二十平米，要说也不小，却是一点空儿也没有。小两口一间，老两口一间，子夏和子冬一间。仔细算来，能嫁的，该嫁的，敢催着嫁的，就是三十出头的二女儿子冬了。

对于子冬，老宁夫妇其实是有些愧疚的。四个孩子里，只有这个女儿没让他们两口费什么劲。子冬生下来这一年，子春三岁，子秋六岁，子春又特别淘气，他们倒着班带三个孩子，每天都像冲锋打仗，实在是太累。合计了合计，子冬身体棒，看着泼皮结实，粗养粗养估计也没什么，于是一狠心，就把子冬送到了乡下老家。那时候子冬还不满一岁，四岁那年正想把她接回来，又不慎怀上了小女儿子夏，结果直等到子夏上了幼儿园她才得以返城。回来那年，子冬七岁，正好赶上上小学，说一是“妖”，说二是“乐”，一口的乡音。

从乡下回来之后的子冬和父母的话很少，一直有点儿不贴心思的样子。明明在外面有说有笑，回到家就一本正经，没有多少素常女孩子们撒娇活泼的神情。“老大娇，老小娇，不娇就是半中腰。”常言说得有道理，她自己又不讨娇，他们做父母的也只好不娇她了。到了寒暑假就主动要求去乡下陪奶奶，后来上了高中，功课太紧张，奶奶也去世了，才渐渐不再回去。总而言之，倒是个省心的。不过相比于淘气的孩子，省心的总让他们觉得远，有些憊，没有多少发言权。他们也都有些顾忌这个女儿。凡事一般也都由着她拿主意。于是长大成人之后，别人家的女儿都是刚出锅的热馒头，火急火燎地就被抢断了货，只有子冬，谈似乎也没少谈，却是一个也没定下来，他们也就任由她晃晃悠悠到了现在。

但是如今东风已经开始吹，战鼓已经开始擂，这情形肯定是不能再留她这么继续下去。即使不是为了腾床位，也得赶快打发她出门。毕竟有了儿媳妇。过去的儿媳妇要想熬成婆，得慢慢往上磨，现在的儿媳

妇一磨也不用磨，进门就是婆。那个厉害劲儿他一搭眼儿就知道。虽然眼下看着姑嫂们还处得不错，却都不是长久的事。媳妇不是婆养的，扁担不是草长的，和他们做父母的怎么能一个心思？嫂子长长远远担待小姑子的有几个？说到底也是眼中钉，不过钉大钉小钉软钉硬而已。话说回来，即使儿媳能担待，子冬也真是大了，女大不中留，留来留去留成仇——不仅成仇，还耽误着子夏。真是庄稼怕误节气，嫁女怕误女婿。一个老姑娘，放在家里成心病，讲到家外是短处啊。

打定主意，老宁和老伴很快就发起了所有的亲戚朋友给子冬介绍对象。插起招军旗，就有吃粮人。最起劲的是老宁一个老同学的妹妹，孩子们都叫她刘姨，是区民政局的副局长，兼管着结婚登记处和一个局属的“鹊桥”婚介所，手里适龄男女的人茬像永远也长不完的韭菜，左边进，右边出，割了一层还有一层，据说促成了很多对。条件的便利让她充满了参与的热情。子冬很快被卷入热火朝天的相亲运动，然而相了一轮又一轮，子冬的情思却是纹丝不动。眼看着一天天过去，头发长了又短，白了又染，既不能把儿媳的圆肚子摁下去，又不能把子冬的死心眼揪出来，老宁夫妇这个愁啊。该嫁的女儿该泼的水，要是老泼不出去，存在盆里总让人眼晕。尤其是母亲，一看见子冬她的眼珠子就愁得掉颜色。子冬觉得自己这盆水要是稍微再有些深度，她老人家肯定想栽到里头扎猛子。

他们的愁，子冬当然不能不知道。但是，对于自己的现状，子冬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。子冬也曾经向老宁建议到过外面租房子住，被老宁断然拒绝。此事有子夏作前车之鉴，老宁已经总结出宝贵教训：女儿是朵花，在没移栽到别的盆里之前，还是种在自己的园子里看着踏实，要不然，很可能就成了野花。

心是人最盈润的水，爱情则是这水里最水的水。子冬一直是这么

认为的。作为水中之水，它在人心里最柔软，最温存，最游移，也最清湿。它最不确定，最能吸收，也最有弹力。只有这样的质地，才最能把自已倾倒出去，同时也才最有可能把另外的人接纳进来。

但这水中水却不是想有就有的。当然，也不是不想要就没有。子冬在二十六岁那年迎来了热销的最高潮，有六个男人前赴后继向她求爱。其中有两个是别人介绍的，可以省略不提。有一个是在网上认识的，见光死，亦可忽略不计。还有两个是原本就追着她的大学同学，也没有什么新鲜意趣。剩下的那个人，身份有些蹊跷。是子春的大学同学韦兵。那一年，子春新婚之后想换个新工作，韦兵受子春之托，给他介绍了个新东家，来家里找子春的时候，给他开门的刚好就是子冬。后来他不止一次地对子冬描述初见的情形：“你刚洗过澡，披散着湿漉漉的头发，穿着一双达芙妮的白凉拖，一身旧棉布的花衫花裤，衫领上还镶着一圈孩子气的荷叶边儿。你一打开门我就愣了，觉得这个人在我心里似乎已经长了二十多年，就等着这一瞬。”

这话很文艺。子冬觉得心里有一块地方被他说得像山楂糕般酸软，就和他悄悄出去吃了一顿晚饭。饭店环境不错，菜也做得漂亮，因为是第一次单独的饭局接触，两人都带着些拘谨。菜一一上来，正式开吃。从韦兵一拿筷子起，子冬就发现，他爱在菜盘里划拉。回合不多，也就两下，左一下，右一下。哪怕是一块已经选定的菜，他也要这么划拉划拉，再夹起来。看着他的筷子在盘里翻云覆雨，子冬就倒了胃口，再也吃不下。韦兵看她停止，问她怎么了，子冬说她习惯散一会儿步再吃饭，今天没散步，所以没有食欲。韦兵连忙夸道：“好习惯。应该坚持。有了好习惯真是值得庆幸，能倚靠一辈子呢。”子冬沉默。她知道，自己对韦兵的感觉已经到此为止。当然，计较划拉菜这个动作是有些钻牛角，可根据经验，只要是能被牛角戳破的东西，那就漏了真气儿。真气儿漏了，没法补。

此后，韦兵又约过子冬几次，皆被子冬婉拒。终于，韦兵在子冬下

班的路上拦住她，不甘道：“为什么？”子冬实话道：“没感觉。”韦兵道：“哪些地方让你没感觉，你说出来，我可以改。”子冬沉默片刻，道：“我哪些地方让你有感觉，你也说出来，我也可以改。”韦兵失笑，脸色继而黯淡下来，沉默片刻，道：“我不放弃。”子冬道：“那是你的事。”

高潮过去。低潮来临。随后的几年，子冬的爱情开始缺水。约会骤然减少，手机也开始寂寞，交际圈亦是每况愈下，不要说和男人，就连和女人的交往也少了起来。原来的闺中密友纷纷成家立业，伺候老公，照顾宝宝，打卡上班，防备第三者，个个焦头烂额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子冬偶然去看她们，也得帮着带孩子做家务，被迫成为半个大嫂。相比之下，子冬的消闲简直是神仙日子。可子冬也知道，自己看着松散，其实是形散而神不散。如同T型台上的模特儿，衣服挂在她们身上，无不飘飘欲飞，悠哉游哉。可一摸她们身上就会发觉，那皮肤下的骨头是一根连着一根，没有肉的。硌手。

无婚可结，无处可去。因为子夏作孽，想要挣出这个家门单飞已经绝无可能。然而家里却是越来越不能呆了。子冬对家里的凛冽局势心知肚明。嫂子在一家外贸服饰公司做部门经理，年龄比子冬还小，要才有才，要貌有貌，要心机有心机，且很会利用自己的身份和优势，该甜时甜，该辣时辣，该耍宝时耍宝，该甩脸子时甩脸子，俨然比子夏还像小女儿。及至怀了孕更如同怀了大熊猫，成了全家人的一杆秤，掂量着每个人的斤斤两两。除了子秋单身在外，眼不见为净，其他人都得小心翼翼地捧着。子冬知道，在这杆秤上，自己占的那张床位就是最累赘的那个铁砣。至于子夏，虽说年龄也不小了，可有她这个姐姐在前面顶账，她乐得袖手旁观。

鉴于种种难言之隐，子冬有幸和嫂子并列，成了家庭近期饭桌上的两道常菜。对于盛放子冬的那只新盆，大家公论的基本要素有三点：一，新盆必得有一个差不多的盆架——房子。房子是最大的经济基础。二，新盆的样子要看得过去，方是方，圆是圆，不能丢脸面。三，必须是

正规厂家出品，这样质量才多半会过得去，省得湿湿嗒嗒跑冒滴漏，若是因此子冬还得再被倒回来，岂不是更恶心？

韦兵就符合这新盆三要素。在知道韦兵想要努力成为新盆之后，全家人都有些精神振奋，欢欣鼓舞。可等到明白了子冬的态度，便又都士气大挫。不过很快群策群力，在一次晚饭期间，轮番上阵。先是子春问子冬韦兵有何不好，历数韦兵的优点和诚意，仿佛子冬错过的是一张能中五百万的彩票。子冬淡淡道：“好人多了去了，我嫁得过来吗？”子春沉默。然后是老宁夫妇轮番开导，举例说某家某女如何心比天高，最后却如何命比纸薄，意思是做人还是要现实一些好，大致差不多就算了。嘈嘈切切的唠叨中，子冬实在忍耐不住，旧事重提道：“我还是出去租个房子吧。”于是大家又把思想工作的重点转移，告诉她不是租房子出去的问题。租房子只能把事情的性质恶化。好像摆明了是大家在撵她。其实重要的是她要端正认识，降低姿态，明智选择，这才是上上之策。

看到大家从各种角度出发来当韦兵的说客，却没有一个人有兴趣询问自己对韦兵的感受，子冬心里一阵酸楚。始终不发一言。

“其实也不一定非得子冬嫁人，”子夏犹豫了片刻，终于决定帮腔，“给保姆在外面租间房子也算一个办法。房租我和子冬拿。”

子冬看了看子夏，眼里一暖。转眼再看老宁，却知道子夏的发言点了老宁的火。果然，短暂的沉默之后，老宁开口：“我自己的女孩在外面住我不放心，别人家的女孩就不是女孩了？人家的父母就放心了？出了事谁负责？这话说得有没有良心？房租你们拿？你们翅膀硬了，有钱了能养活自己了，是吧？有本事来气我们了是吧？别人家的孩子用钱哄父母开心，我养的孩子倒好，用钱来气我！”

这话蛮愠的。子冬简直无法说服自己听下去，忍不住倔声道：“我还是去外面租房子住，我已经决定了。非租。”

看子冬这样执迷不悟，老宁当下撂了筷子，拍桌而起：“一个大姑娘

家，自己在外租房子住，越住越独，有什么好？趁我和你妈还没死，你就灭了这个心，找个正路嫁人去！说是终身大事不能将就，那么多人不都找了？也没见跳火坑的有几个！不是皇帝御脚，就走不得黄砖铺路。又不是一只金凤凰，硬要炸开毛去扑腾，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了！”父亲砸过来这团话，三十六角，角角锋利。子冬嘴唇颤抖，站立片刻，也厉声说：“我是不知道自己是什么，你最好也忘了我是什么！就当没生下我这个女儿！又不是没抛下过！”言毕拍门而去。剩下一桌子人拿着筷子惊愕，没人再说一句话。

出得门来，忍了忍泪，将手机关了，子冬来到常泡的一家酒吧。要了杯红酒，静静地坐着，一点点啜饮。有人过来搭讪，她理也不理。酒吧里的夜生活刚刚开始，各色人等正如溪流入湖，渐渐稠密。放眼望去，香衣粉鬓的女孩子们个个青春靓丽，嬉笑快乐，如朵朵初春之花，子冬更加黯然。不多时，子夏也到了。姐妹两个默默地喝着酒，子夏道：“要我看你也是作惊作怪。韦兵不错，不如嫁他，以后有中意的再离呗。闲着也是闲着。”子冬道：“不害人家。”子夏道：“他爱你，那是成全他。”子冬道：“那我不害自己。”子夏道：“其实，爸说得不错，男人么，大路不错就算了。我经了那么多，就这感觉。要不是还想再玩两年，我就随便找个嫁掉。”子冬道：“我不像你有胸怀，人尽可夫。”

台上，一个寂寥的男声正在唱梁静茹的《勇气》：爱真的需要勇气，来面对流言蜚语，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，我的爱就有意义……子夏沉默片刻，苦笑道：“我有两个朋友，最近都离了婚。一个是谈了四年恋爱才结的婚，半年前发现丈夫在一家超市偷偷入有股份，每年都存有十几万的私房。顺藤摸瓜，又查出他有个正上大学的小情人。另一个一年前嫁到了石家庄，是在太行山上举行的集体婚礼，还对着大山宣过誓呢，结果蜜月一完就离了。原因是她结婚前用自己的积蓄在这里买了个房子，被丈夫说是在留后路，两个人争执不下。这样的事情不用看报，每天三只耳朵听都听不尽。我不想被人疑，也不想去疑人。耐不了寂寞，